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4.008

## 《甜牙》中的凝视与反凝视分析

吴玲<sup>1,2</sup>

(1.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2.河南农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甜牙》是布克奖得主、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继《赎罪》后的另一部作品。这部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用嵌套的叙述模式,细致地呈现出两性关系中人性的复杂与局限性。麦克尤恩在“谍战”故事外壳中深入讨论了男性霸权文化中女性的非理性和弱势话语,用“谍战”比拟现代人亲密关系中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侦察与反侦察行为恰恰对应了男性利用霸权对女性进行凝视以及女性在觉醒后对其进行反凝视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甜牙》;凝视;反凝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4-0052-07

在《赎罪》中,麦克尤恩将元小说与历史小说进行模式结合,成功地尝试了新型的叙事模式。而在《甜牙》中,麦克尤恩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尝试:用元小说的形式叙述了谍战背景下的女主人公赛琳娜与若干男性的爱恨纠葛,呈现出一段颇为曲折的女性成长历程。作品问世后,虽然诸多学者对作品中凸显的元小说特质进行了关注,但《甜牙》在麦克尤恩的作品谱系中仍然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以《中国知网》为例,自2016年以来发表的三十余篇关于麦克尤恩的学术论文当中,仅有一篇是关于《甜牙》的,这部作品受忽略的程度可见一斑。事实上,这一次麦克尤恩在探索元小说写作模式方面比《赎罪》走得更远、更彻底。比起《赎罪》中被反转的情节与被质疑的写作意图,《甜牙》的结尾处不仅将情节反转,还彻底地解构了赛琳娜的若干主体身份:其奉命接近汤姆、实施政府计划的间谍身份原来早已暴露,而原定的监视对象汤姆竟扮演着监视者的身份,一直在暗中监视赛琳娜,将其视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而除了身份的曝光,赛琳娜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地位似乎也遭到了颠覆:汤姆信中的叙述暗示赛琳娜同之前汤姆作品中的塑料模特一样,是无生命的、被他人观察的物化对象,只有凭借作家的视角和叙述才得以变得鲜活。这样的结尾容易让人理解为对小说前文的彻底解构——赛琳娜压根儿不

存在,她只活在男作家汤姆的虚构中。

然而,如果对《甜牙》的理解止步于此,显然是辜负了麦克尤恩的一番心血。事实上,如果结合麦克尤恩至今为止的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甜牙》不仅是一部不同于之前作品中女性被边缘化处理的转折之作,还可以被视为一部非典型性的女性成长小说。首先,麦克尤恩的作品一贯沿用男性视角进行叙事,鲜有女性叙述者。在《甜牙》之前的作品中,除了《赎罪》中的布里奥妮,其他的女性角色都或多或少地沦为了男性角色的陪衬。而反观《甜牙》,不仅以赛琳娜为主人公,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她的视角进行叙述。更重要的是,小说结尾处元小说式的反转与小说开头赛琳娜的陈述并不一致。从小说开头赛琳娜看清事物本质的成熟口吻看来,她已然将自己从被男性视角物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挣扎着摆脱了对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完成了一次虽然艰辛但仍然可贵的人生蜕变。通过这样独特的结构,麦克尤恩在之前的作品中表露出的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与同情在《甜牙》中得到了延续与升级。他允许赛琳娜使用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种种不安、困惑与挣扎。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意在运用福柯与拉康等人关于身体与凝视的后现代理论,分析《甜牙》中赛琳娜这一女性角色不同于传统女性角色的形

收稿日期:2019-06-12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201909160001);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WX008)

作者简介:吴玲(1980—),女,河南郑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象,尤其是赛琳娜运用反凝视对父权制中男性的规训目光和中心话语权进行反抗的过程。尽管小说的结尾留有阐释的空间,赛琳娜的胜负未定,但麦克尤恩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对男性自身弱点的嘲讽都彰显了作者一贯的伦理主张。

### 一 来自父亲的凝视与自我寻觅的开端

在《甜牙》中,无论是作家汤姆创造的女性形象,还是现实中的赛琳娜,她们的主体身份都一次次地被撕裂,女性尊严遭到一次次践踏,沦为被男性权力话语规训的他者。其中,男性的凝视目光作为压制女性、进行惩戒的重要手段,不断出现在小说中。从赛琳娜父亲的权威身影到汤姆等人窥视的目光,来自男性的凝视筑起一道藩篱,而赛琳娜的使命就是在重重凝视中发现自我,实现自我重建。

作为麦克尤恩作品中第一位成年的女性主角,赛琳娜的性格充满了自相矛盾——虚荣、脆弱、为情所困、自怨自艾,同时敢于质疑、能够反思、追求独立。赛琳娜矛盾的自我认知与摇摆不定的情感选择首先来自原生家庭中父亲带来的情感创伤,尤其与父亲的长期缺席有关。赛琳娜的父亲虽然处于缺席的状态,却以其他霸权形式出现<sup>①</sup>。父亲作为赛琳娜生活中最重要的男性权威,其凝视中的规训目光时刻伴随着赛琳娜。小说中赛琳娜将父亲称为主教大人,并承认他的身影挥之不去,与年长自己许多的坎宁的恋情简直是一段移情;就连阅读汤姆的小说时,赛琳娜也“要把父亲的形象投射到”作品中的角色上,并且承认自己“不想让主教大人——我父亲从镜头中消失”<sup>②</sup>。这种留住父亲幻影的迫切心情难道不是对平日里父亲的冷漠态度和一贯缺席的状态的过度补偿吗?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赛琳娜无法从父亲那里获得情感或道德支持,才导致了对异性的高度依赖。因此,赛琳娜坎坷的情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整的童年经历的延续,目的不过是找到“失去的”(缺席的)父亲。沿途,赛琳娜遇到了导师般的恋人托尼、大男子主义的马克斯及当红作家汤姆。然而,这几段恋情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托尼将赛琳娜招入军情五处后就将其抛弃;马克斯无法欣赏赛琳

娜的天真与反叛,另择佳人;至于作家汤姆,表面上是赛琳娜工作中的一部分,是她奉命接近、诱惑并监控的对象,实际上汤姆早已洞悉一切,将天真的赛琳娜玩弄于鼓掌之中,不仅享受其秀色,对其进行反监控,还将两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素材写入作品中。这些男性作为“父亲”的替身与变形,代替“父亲”对赛琳娜进行着父权制凝视。

赛琳娜对待这些男性的态度可谓越挫越勇、屡败屡战,在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凝视目光的同时,也不断地培养着独立的自我意识。这其中有她性格倔强的真实写照,也是儿时父亲缺席的持续影响之一:父亲的缺席之意义不在于父权的消失,而是成为女主人公离家、入世、寻找自我、完善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开端<sup>③</sup>。的确,当赛琳娜开始与坎宁交往后,她的视野被拓宽,阅读的题材也从纯文学类型向历史与政治类延伸。而当赛琳娜被坎宁安排进入军情五处后,赛琳娜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探索。追寻自我身份的赛琳娜一次次地为“爱”痴狂,与坎宁、马克斯及汤姆等人上演了一场以爱为名的谍战好戏。这些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男性,用饱含色情意味的眼光注视赛琳娜,试图给她贴上可消费的“毒妇”的标签,将赛琳娜与引诱男人堕落的夏娃相提并论。赛琳娜感受到的凝视有关身体,又超乎身体:“在我的导师和同学们看来,我之所以学业不佳,就是因为我是个穿着迷你裙,有一头金色鬃发垂于肩胛骨之下的漂亮姑娘。”<sup>④</sup>

赛琳娜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身边的男性将自己定位为受肉身所限的美女并否定其智慧与才情,是为了达到贬低和固化的目的。这种情况在她进入军情五处后并没有好转:赛琳娜被选中来施展魅惑术,用“美人计”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再次体现了意在固化和物化女性的、来自男性的凝视目光。对于外界的这种定位,赛琳娜本人显然是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的;当赛琳娜试图反抗被施加的凝视和标签时,会遭到更恶意的诋毁。以马克斯为例,他奉命监视赛琳娜,却迷上了对方。本以为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得到赛琳娜,不料遭到拒绝。赛琳娜的拒绝被视为对其男性权威的藐视,让马克斯恼羞成怒,称赛琳娜为“资质平平

①谢淑芬:《论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中父亲形象的“缺席”与“在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②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133页。

③谢淑芬:《论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中父亲形象的“缺席”与“在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④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的姑娘”和“娼妇”<sup>①</sup>。此外,汤姆的小说中也充斥着被规训的女性身体与被解构的女性身份:被丈夫监视却浑然不觉的妻子、被利用的女管家还沉浸在爱情的幻想中,而被拟人化后又被“杀死”的女性塑料模特更像是赛琳娜的另一个版本——她们都在汤姆的凝视中支离破碎。

事实上,反观坎宁、马克斯和汤姆等一系列男性,他们甚至没有赛琳娜的智慧或阅读习惯,道德准则更是一塌糊涂。尽管如此,“这些花样层出不穷却又极具破坏力的男人,都是率真而自私的,他们冷漠寡情,但这份冷漠又不无魅力……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还住在烂泥房子里,等着发明轮子呢。”<sup>②</sup>赛琳娜的这段内心独白充分表明,长期生活在这种凝视中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在外施加的惩戒进行内化。女性逐渐被认同男性权威地位等观念,并将男性魅力与权威地位相互关联。这样的错误定位让女性自己成为男性的帮凶,成为男性实现对女性的规训的工具。长此以往,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中逐渐形成扭曲的自我形象、用客体化和他者化取代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sup>③</sup>。

赛琳娜的父亲、主教大人在布道时这样阐释了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sup>④</sup>而在实际生活中,赛琳娜身边的男性对她的“爱”都以男性的霸权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为前提。纵观赛琳娜交往的三位男性,都是具有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人物,都争当恋爱关系中的引领者,并将凝视的目光探入赛琳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赛琳娜逐渐意识到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固化,也痛苦地觉察到自己被男性认可的有限性。后者觊觎的往往是赛琳娜的美好肉体,根本无意帮助或鼓励她形成独立人格。

## 二 来自女性内部的凝视:挥之不去的内疚感

多年来,赛琳娜习惯了通过父亲/情人等男性权威的目光审视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一直被压制,被动地保持沉默或屈服于他人的凝视目光。

童年时,赛琳娜在家庭中被迫充当妹妹的陪衬,在父母的心中属于可有可无的“隐形人”。面对专业选择,自己研究文学的意愿被忽视并被强制学习数学——再次被“噤声”。而后被坎宁安排进入军情五处,再次在职业选择中被强加他人的意志。在她的成长中,赛琳娜要么被迫保持沉默,要么鹦鹉学舌,属于典型的“女性失语”。进入军情五处后,赛琳娜发现自己的职位可有可无,在被男性调笑的尴尬处境之余还要受到监视——男性的凝视目光充斥着赛琳娜的生活,她的成长与恋爱是一段被规训、被异化的过程,其中的沉默是对传统男性霸权的顺从,是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映<sup>⑤</sup>。

赛琳娜接受的男性凝视首先来自父亲——他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给赛琳娜造成难以摆脱的童年阴影,而他白色的法衣俨然一道道德的判决书,用至高无上的真理藐视一众罪人。相应地,赛琳娜内心时常产生毫无来由的负疚感——当赛琳娜的独立判断与他人(尤其是男性)的判断相悖、内心的声音苦于无法表达时,不得不用多年内化的惩戒机制对自己实施规训。另外,原生家庭中被强势的父母噤声、大学与工作岗位中因外表而被误读、被交往过的男性诋毁的愤怒等经历中累计的情绪让赛琳娜无从表达,不知所措。这是因为,男性对女性的种种控制与监管让她们困惑、内心充满自责,误将男性眼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当作自己真实的人格<sup>⑥</sup>。

在赛琳娜离开原生家庭,试图建立亲密关系、寻找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与她交往的男性也或多或少地助长了这种负疚感:比如赛琳娜移情于年长自己许多的坎宁,却难逃被弃的命运。在赛琳娜看来,她没有辜负情人的重托,却一直苦恼于坎宁的不辞而别。赛琳娜接受了坎宁的安排,接受了一份勉为其难的工作,却一直内疚地认为这一段恋情的结束是自己咎由自取。这种自我惩罚式的心态从下面的自轻式评价就可见一斑:“我不过是又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姑娘罢了,挤在人堆里,像我这样的人成千上万……”<sup>⑦</sup>无论负疚感还是自轻自贱的自我评价,都是女性长期受到男性的

①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②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③荆兴梅,邵明俊:《凝视与反凝视:莫里森小说〈爱〉的意识形态批判》,《外语研究》2014年第6期。

④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⑤荆兴梅,邵明俊:《凝视与反凝视:莫里森小说〈爱〉的意识形态批判》,《外语研究》2014年第6期。

⑥王玉:《打破镜像、重塑自我——解读解构主义者托尼·莫里森》,《山东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

⑦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凝视后习得的自我训诫目光,是男性凝视的延续。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赛琳娜已经发现她中意的新锐作家汤姆连《百年孤独》都没读过,在得到军情五处资助时不过是个助理讲师<sup>①</sup>,但还是决定任由对方充当人生导师,带领自己进入另一段关系。

与家人疏远的关系、有限的生存空间以及在岗位上郁郁不得的志向都让赛琳娜对汤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奉命去接近汤姆到爱上对方的过程中,赛琳娜内心的变化是明显的:从抗争、不满、质疑到沉溺激情、耽于感官享受,这样的变化并非因为赛琳娜甘心接受了自己被物化的身份,而是在平庸的生活与职场中随处可见的性别歧视面前,幻想用和汤姆之间的间谍游戏纾解内心的苦闷。因此,每次约会对于赛琳娜都意味着“藏好我那国家特工的身份,变身为一个富有责任心的女儿,一个在卫生及社会保障部里顺风顺水、一路高升的人”<sup>②</sup>。赛琳娜厌弃自己的陋室,一次次地奔赴汤姆舒适的大宅,正是由于现实中女性有限的生存空间,故而将自我的理想化形象投射到了汤姆身上。可喜的是,赛琳娜并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也不满足于在生活中充当芭比娃娃似的角色。“保密事业对我的吸引力是一条化解之道,而这种模棱两可、颇具幽默感的情色梦是另一条。”<sup>③</sup>从这个角度看来,汤姆和坎宁、马克斯等人都是赛琳娜实现自我成长、自我反观的必经驿站。更重要的是,赛琳娜在整理汤姆书稿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想法加入到了汤姆的写作中,这从未有过的自我表达打破了以往的女性失语状态,其带来的畅快感更是赛琳娜始料未及的:“当我在打字机上卷入一张新纸时,一阵欢喜突然涌上心头,接着,当我开始打字时,甚至愈发兴奋起来。”<sup>④</sup>和乏善可陈的间谍身份相比,书写带来的满足感让赛琳娜更加确定地留在汤姆身边。事实上,当赛琳娜在汤姆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仅发现了后者书写中的漏洞,还运用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智慧对汤姆的写作进行了全新的布局。正如汤姆在最后的信中所称,赛琳娜是他的观察对象,他对赛琳娜的书写就是一系列凝视行为的结果。而赛琳

娜的改写不异于对被书写的既定角色的颠覆、为突破重重的凝视目光进行的反凝视。

### 三 赛琳娜的反凝视:发声、窥视与书写

在两性的对峙中,凝视主体和被凝视客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被凝视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当前意识形态的不满,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被凝视者的主体意识保持着增长,那么被凝视者就可能以一种反抗的新姿态勇敢面对来自权威意志的凝视,形成一种对抗性凝视,即反凝视<sup>⑤</sup>。《甜牙》中的赛琳娜正是如此:她经历了借用男性(父亲)的训诫目光审视自己的阶段,以及逐渐形成独立的主体身份、实现自我反观的蜕变过程。如果说凝视者与被凝视者争夺的不外乎蕴含权威意识的主体身份的话,那么赛琳娜则运用反凝视与凝视自己的男性展开了一场异常精彩的“谍战”。

以小说中的两处赛琳娜的反凝视为例。首先,在与坎宁的交往中,虽然后者风度翩翩、老于世故,在两人的关系中充当着主导者,但也在赛琳娜的凝视中暴露了褶皱迭起的皮肤和喜欢趴在赛琳娜胸口“吃奶”的怪癖,以至于被赛琳娜比作一只“饱经磨损的旧泰迪熊”——对于这段不甚完美的关系,赛琳娜将之视为“一场足以证明我自身成熟的冒险”<sup>⑥</sup>。在赛琳娜的凝视下,年长许多、阅历丰富的坎宁被降格至“他者”的身份:赛琳娜这样的金发美女常常被男性视为布偶式的无脑个体,而在赛琳娜的眼中,明明是政府要员的坎宁却不过是只玩具熊。可见,当赛琳娜运用反凝视时,男性反而成为赛琳娜行使独立的主体意识、建构主体身份时需要的参照物。

然而,赛琳娜“反客为主”的身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坎宁从最初指导其读书进而升级到了某种独裁者的位置,主宰赛琳娜的阅读行为,并将赛琳娜喜爱的小说全盘否定。这种角色的转换让赛琳娜备感不适——两人的关系时而是情侣,时而是师生,而坎宁的倚老卖老又让赛琳娜顿生委屈时备感滑稽:当坎宁欲向赛琳娜教授某个生僻的

①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285页。

②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页。

③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④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

⑤荆兴梅,邵明俊:《凝视与反凝视:莫里森小说〈爱〉的意识形态批判》,《外语研究》2014年第6期。

⑥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7页。

希腊词时,赛琳娜的内心独白暴露了她内心对自己“被指导”的从属地位十分不满:她先是否定了坎宁的传授,继而用尖锐的语言表达了对时局的不满:“人人都疯了,人人都这么说……懦弱的政府,能源危机与停电事件,光头党,肮脏的街道,此起彼伏的爱尔兰暴乱,核武器。颓废、颓丧,难挽颓势,沉闷低效,末世预言……”<sup>①</sup>这段独白中赛琳娜的主观判断完全取代了坎宁的个人观点,叙述视角的切换充分说明赛琳娜对重大事件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又争取话语权的欲望,并有能力反观对方,进行反凝视。

另一例更具深意的反凝视发生在与汤姆交往中。赛琳娜对汤姆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最初的充满好奇到全身心地投入恋情,再到逐渐发觉汤姆的能力平平却仍然抱着自责自轻的态度继续下去。有两段赛琳娜的内心独白很值得玩味:“汤姆喜欢把他想成一个作家,此人不像汤姆那么富于潜力、有待开掘,而是已然为赫赫声名所累,而且他身上洋溢的那种优雅精致的痛苦要比汤姆更严重。”<sup>②</sup>“依靠我的帮助,他雄心勃勃地尝试弥合艺术与逻辑之间的裂痕,而我却给他指错了方向。他的故事难以成立,没有意义,而他居然以为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倒让我颇为感动。”<sup>③</sup>前一段独白表明,在沉醉于恋情之中的同时,赛琳娜仍然能够时时保持清醒与抽离,用独立的批判眼光审时度势。这时的赛琳娜显然是具有某种“双重意识”的:自己是女人,同时是人——和男人没有本质区别的个体。然而,第二段独白又在暗示,在看清汤姆的本质后,赛琳娜又无法避免地陷入温情的陷阱;把汤姆的无能归咎于自己、为对方的一点点爱意欣喜不已。相较于汤姆的最后通牒,赛琳娜内心对真情的执着、对人性的信任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展现赛琳娜反观身边爱人的细节不仅暗示着赛琳娜的智慧与眼光并不在汤姆/坎宁之下,更为赛琳娜看到汤姆的亲笔信后的反应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说在两人交往之初汤姆就已经遭遇创作瓶颈,而赛琳娜身份的暴露恰好为他提供了绝佳的素材的话,小说最后汤姆那得意洋洋的嘴脸既为人不齿又愚蠢可笑。结尾可以被理解为赛

琳娜所有的反凝视最终功亏一篑,仍然被男性的规训目光击败,从而反映出麦克尤恩对女性建立主体身份的重重困难的同情与理解。另一种理解是,赛琳娜虽然暂时失败,但自我保全的当务之急让她选择了暂时与汤姆和解——一种更加成熟理智的主体意识使然。

从某一角度看,汤姆的信实则证实了赛琳娜的反凝视举动的影响力:女性的凝视可以打断父权制的话语,使男性带有情欲色彩观察女性的目光发生断裂<sup>④</sup>。赛琳娜身为女性的凝视不仅破坏了上级的计划,还扰乱了父权制话语的运作机制,所以才被恼羞成怒的上级开除,被汤姆威胁——而这恰恰说明了赛琳娜身为独立女性的主体意志无意间撼动了父权机制。赛琳娜对汤姆的反凝视让汤姆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方的主体身份,从而为自我赢得了难能可贵的话语权与选择权。

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运作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一种与他人对抗,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变化和重组,也是自我塑型的过程<sup>⑤</sup>。对于汤姆而言,他代表的男性话语权是由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支撑的,与赛琳娜的关系也必须符合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在这种绝对的二元对立中,哪怕恋人之间也存在着支配与竞争的敌对关系,更不用说防备与表演的成分了。两人的不同立场决定了赛琳娜追求的真实实为女方的异想天开和男方的逢场作戏。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赛琳娜已经阅读过汤姆书写阴暗欲望的作品,赛琳娜对汤姆的进一步了解则变成了“读者”对“作者”的监视与策反——典型的反凝视。赛琳娜接受的任务于是也变成了一场男人与女人、强者与弱者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争。对于赛琳娜而言,她幻想着实现自己年少的文学梦想同时还可以缴获一份额外的战利品——爱情;她天真地想象着现实会向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一样结局甜蜜,却忽视了一个致命的事实,即话语权对于男性/作家的重要性,及男人对觊觎其权力的女人之痛恨。汤姆对赛琳娜的窥视行为、对赛琳娜对自己控制者身份的公然挑战盛怒不已;汤姆的愤怒来自自己的男性霸权被公然藐视——而毁

①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②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③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66页。

④马艳,刘立辉:《白色菲勒斯统治下的黑人:〈宠儿〉的身体叙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⑤齐雪艳:《知识话语下的意义世界的建构——读麦克尤恩〈星期六〉》,《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7期。

灭对方的身份与尊严是男性针对女性的终极惩戒。

可喜的是,尽管赛琳娜追求的亲密关系被汤姆的男性霸权观念与实用主义粉碎,但赛琳娜自我书写的声音并没有就此消逝。小说开头处赛琳娜以成年女性云淡风轻的口气有力地消解了汤姆、马克斯及坎宁等人的险恶用心,将以前的痛苦、失误及幼稚视作现代女性成长路途中必经的岔路。小说的开头为结尾处续写了别样的篇章——赛琳娜显然获取了最终的话语权,用自己的视角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史。在这样的视角下,汤姆等一干人不过只是这个故事中的若干配角。而赛琳娜在经历了两性战争中横飞的炮火后,能够释然地讲述一切;她成功地实现了自我表达,终于拥有了独立的主体身份。

从反叛到被噤声、再到最终的发声,赛琳娜的取舍和对故事意义的阐释并不仅是对汤姆的版本的加工与改编<sup>①</sup>,《甜牙》首尾叙述之间的矛盾,其中或叠加或并置的多个叙述声音,真实地再现了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种种疑问与困境,是对赛琳娜在一个充满歧义、令人困惑的、真假难辨的环境中寻求自我身份的艰难过程一次意味深长的反映<sup>②</sup>。如果说赛琳娜不过是汤姆笔下的人物,那么反过来,汤姆的作家身份也全赖这位血肉丰满的女性(角色)。就像汤姆之前作品《逢床做戏》中的两性关系一样,镜头下的妻子尽管暴露在丈夫的凝视当中,丈夫心中隐秘的欲望却被妻子洞悉。于是,二人之间同是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微妙关系恰似某种共谋——赛琳娜被汤姆等人背叛,被伤害得体无完肤、颜面扫地,难道不正是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欺骗、剥削与伤害的真实写照吗?更何况,在汤姆本人的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利用,那目空一切、毫无悔意的口气,根本不足为其可怜又可鄙的情欲与权力欲辩护。

像简爱或伊丽莎白般,在收获甜蜜爱情的同时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经济地位的独立,毕竟不过是女性作者与读者甜蜜的“合谋”罢了。而《甜牙》中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即使汤姆的信看似扭转了之前赛琳娜的叙述,但从整部作品的开头来看,赛琳娜不仅参与了汤姆的创作,甚至还对之进行了“二次创作”——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表达,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抱负,同时也完

成了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变。

## 结语

赛琳娜是一位缺点明显的女性:虚荣而肤浅,情感上对男性过分依赖。然而,这些问题首先又与儿时父亲的缺席脱不了干系,其次折射出传统伦理崩塌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的个人悲剧。儿时的赛琳娜经历了“营养不良”的童年:缺爱的童年经历、父亲缺席造成的创伤以及个人意愿屡屡被父权否定的阴影。这些都注定了赛琳娜成年后的情感经历其实是针对童年创伤的弥补行为,也是她塑造完整人格和独立的女性身份的前提。无奈的是,赛琳娜逐渐发觉,除了外表带来的认可,她的一切尝试都毫无例外地遭到身边众多男性的打压与排斥。

尽管如此,赛琳娜用阅读与书写的方式进行的反凝视不仅打破了女性被动的失语状态,也改变了男性作为唯一凝视者的中心话语地位。抛开有争议的结尾不论,赛琳娜不断争取自我表达的机会、争取从文字向现实无限延伸的话语权,这一系列举动本身就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小说中层层嵌套的叙事结构缔造了读者、人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四维叙事伦理向度<sup>③</sup>,也可以被理解为他人、赛琳娜在汤姆等男性眼中的形象、赛琳娜以及赛琳娜力争塑造的自我形象之间的一场谍战。这场别开生面的谍战争夺的中心并非国家机密,而是两性关系中的制衡点——话语权。在不断被呵斥、不断被注视、不断被书写及不断寻找自我的发声机会之间,《甜牙》就是赛琳娜——一位负重累累的现代女性的成长史。

从求学到工作,从阅读到恋爱,赛琳娜都处于男性的凝视目光之中,她的选择被限制,她的身体被观赏,她的言行受到监控,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与恋爱史都被打上男性凝视目光的烙印。赛琳娜在爱情中头破血流的惨痛经历似乎印证了一种偏见:女性试图在爱情中拥有的主体身份是注定失败的,只有向男性权威妥协,满足于被观看、被物化的客体身份才能生存。针对男性的凝视目光,赛琳娜展开了自己的反凝视,作为应对与反抗的有效机制。在与坎宁、马克斯、汤姆等人的交往中,赛琳娜允许自己的身体被男性目光玩味,与此

①杨春:《汤亭亭小说艺术论》,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②杨春:《汤亭亭小说艺术论》,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③黄一畅:《修辞叙事视阈下的后现代阅读至乐——以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同时,她也逐渐洞悉男性的欲望、谎言与软弱。

作者或许是想为在都市中奔波,努力证明自身能力,却在父权与夫权的夹缝中狼狈不堪的现代都市女性正名,亦或借赛琳娜的形象发出警示——提醒乐于消费女性的男性读者,甜蜜的可人儿还可能是隐匿的告密者。同时提醒“嗜甜”的女性读者,现实中的情节很可能与她们喜闻乐见的爱情喜剧大相径庭——事实上,熟悉英国文学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从成年女性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回顾成长历程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简爱》。在《简爱》中,女主人公有着近乎完美的性格和平淡无奇的外表,并且凭借一己之力既收获了真爱,又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简爱》的确有其大胆之处,然而,其中对爱情的描写尤其是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可谓一颗意料之中的糖果——满足了读者普遍的“嗜甜”心理。

与《简爱》相比,《甜牙》中的赛琳娜年轻貌美却屡屡碰壁,爱情与事业双双遭遇惨败。麦克尤恩似乎是有意对抗作者给读者“发糖”的写作模式:在《简爱》之类的爱情甜品中,被作者美化、简化、理想化的结局和人物都是作者笔下的棋子,而读者却因其中的“甜”而忽略了这种写作中的虚构性。《甜牙》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作者意在用结局的“苦”为读者送来一味清醒的良药,引导读者留意作者的刻意布局,尤其是作品、情节及人物的虚构本质。

在与汤姆的交往中,赛琳娜忘记了自己的间谍

身份,投入到自己儿时未完成的文学梦中。通过书写来表达自我,打破了一再沉默的传统女性身份,在反凝视中反思自我,寻找自我身份。麦克尤恩将赛琳娜成长经历中的矛盾与徘徊清晰地呈现在叙述中,尽管小说结尾处汤姆的信的确可以被视为对之前赛琳娜主体叙述身份的消解,但结合开头的叙述及小说中赛琳娜的主观视角,汤姆的信也可以被理解为赛琳娜成长过程经历过的最强烈的质疑之声。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场劫难中幸存的赛琳娜突破了自我的狭隘格局,戒除了“甜牙”,最终得以成长为小说开头自信的叙述者。

赛琳娜在建立个体身份同时追求真爱的旅途中举步维艰,难以摆脱被噤声、被观看、被物化的身份。她屡屡为了感情陷入伦理困境,却一再被贴上“毒妇”“妖妇”的标签,并屡次被抛弃、成为“弃妇”。这种有意为之的角色塑造既是麦克尤恩对男性读者的平庸趣味(即所谓甜牙)之嘲讽,同时还是在不愿美化女性生存状态的意图驱使下,用这种写作方式对抗女性读者希望看到美满的爱情、皆大欢喜的结局的另一种嗜甜的阅读习惯。赛琳娜这一角色的多重矛盾性超越了麦克尤恩之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同时指向了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同时,汤姆等男性角色的存在或许为了提醒所有嗜甜的女性读者,现实中的达西或罗彻斯特并不多见,以爱为名的两性战争一直都是硝烟弥漫、谍影重重的,其中的凝视与反凝视也在恒久进行着。

## An Analysis of Gaze and Counter-gaze in *Sweet Tooth*

WU Ling<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Institut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Sweet Tooth* is another novel by one of British most celebrated contemporary novelists Ian McEwan, author of *Atonement*. This controversial book presents a delicate picture of the complex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humans in intimacy, through a multiple layered narration. Beneath its surface plot of espionage, McEwan brings his readers to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male hegemony and female silence, comparing the deceit and duplicity in intimacy to espionage. The way the female and male protagonists lie to each other and keep surveillance against each other is a perfect metaphor for the dynamics between men who domineer and women who awaken and rebel.

**Key words:** *Sweet Tooth*; gaze; counter-gaze

(责任校对 游星雅)